

評徐誠斌的「殘簡」

· 黎芷浩 ·



新年開始了好幾天，自覺又老了一歲，毫無長進，對於生活工作毫無計劃，只能託辭向天父說一句：「承行上主的旨意！」

今天從街上踱回來，看見樓下信箱裏有一小包，取出來看，是方誠斌主教發給的一本書，由台灣「蘭道出版社」印行，方教授題注的「徐誠斌主教殘簡」。封面是吳經熊先生的題字。我很高興，因為徐誠斌主教逝世幾年，他的愛念徐公情誼之深，世人對徐主教的褒貶，皆容道貌漸漸在腦中淡忘了，今看到他的遺書，又可使人重新回憶紀念他。

於是找向人問道：「你知道台灣新出版了一本徐主教的殘簡嗎？」他答說：「早知道了，可是香港教區有人坪乎此書的出版！」我聽了，莫明其土地堂，自欺孤陋寡聞，對於此事一點也不知道。

方誠斌教授的年齡大你主教十一歲，他也隨時會離開這可愛的世界，所以他趁早輯注「徐誠斌主教殘簡」出版，以免遺失，這實在表示

中，可以看出他對於職務的責任心，對於處事的認真態度，對於教會文化事業，尤其對於經營教會報刊的一股熱心，而有所裨益。那就達到我把這些信件發表的目的了。」

首三函是一九四九年徐公由南京寄給方教授的，那時徐公任中央大學教授。函中述及當時南京的局勢混亂及國民政府撤退前，京滬間經濟實況，是研究現代中國史的好資料。由第五、六兩函，可以看出他改信天主教，立志修道，赴羅馬攻讀哲學神學的經過及如何加入香港教區。一九六〇年，他已學成，受祝聖為司鐸，回香港就職。由第七函至四十六函，都是他在香港公教進行社任職時期寫的，敘述兩人的友誼，事務的請託，病中的關照和互相幫助。

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，徐公在香港受祝聖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，第四十七函就是請方教授來香港參加典禮。四十八至五十二共四封信，都是他在主教任內寫的信。

我曾詳細閱讀此「殘簡」兩中所言都是謙恭有禮，並無浮誇虛飾之詞，完全不覺得徐公

有「恃才傲世」之態。由他尊敬方教授，而自稱「後學」，便可知他的謙遜了。他雖做了香港區的最高領袖，但沒有任用一個家人親屬。他請教及借重於教友中有名望才德的教士教友，怎麼可說「徇私」呢？他曾盡力發展教會教育文化事業，他為公教報及書刊，四出懇請朋友們協助賜稿，或介紹文學作品。他忠誠勤敏去主持教務，使教會與政府及社會間的關係和洽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或有人不滿他的激進及過於注重社會活動，但並未逾越基督博愛的訓示。在其函中也不見有什麼大問題的策略。他邀請教宗保祿六世順道來訪香港一事，更顯出他有過人的胆識和魄力，為聖座所重視。書末附刊兩篇「向教宗進言」，「為教宗祈禱」，乃是方誠斌教授代表當時台灣教友的心情而寫的，刊佈於「教友生活」一週刊的社論。徐主教看見了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但不能再怪他邀請教宗訪港是失策。即便徐主教為發展教務在策略上有什麼問題，現在已

成過去，後人不妨引為鑒戒，却不必埋沒其書函。

在第十四函中略說到香港教區人事可能變化的話：「我不會飛黃，這點可放心（！）上面的人却有飛黃可能。他不是個『守成』的人。」前一句是他自己的謙詞。後句說「上面的人」，那時香港天主教區的最高領袖是白英奇主教，他已作辭職退休之想，不會飛黃。雖有人以退為進，例如：某主教因病辭職，後來却在梵蒂岡教廷飛黃騰達。白英奇主教則不然，他至今還是隱居在米蘭傳教會修院裏。徐白主教外，大概是指華德中司鐸，時華公任公教進行社社長，徐公是公教報編輯。他們是在羅馬同學，回港後，兩人密切合作，相得益彰。華司鐸善經營，具有創舉事業的才能。觀他歷年對香港教區事業發展的許多貢獻，後來繼蒙席，被舉為國際天主教福利會主席，就應驗了他「飛黃可能」一詞。華司鐸為了更重大的職務，不得不離開香港，也應驗了「他不是個守成的人」一語。

耶穌的話：「莊稼多，而工人少」，語氣相似。大概他在職務上缺少人幫助，故有此傷感。

第四十六函：有人說徐公不適於做主教。徐公說：「此次倒說對。神職界歡喜多嘴，已够可悲。多嘴之外，加上缺德，吾欲無言。我已上書當局，不願接受任何高職。」這似乎是他自責多言，不宜任高職。蓋「口舌招尤」，不但神職班應謹慎言語，無論何人都該以「多嘴」為戒。

第五十函中對於聖經的譯文有微詞，這是因為聖經是教會最重要的經典，譯文必須「信、達、雅」，對於傳揚福音才更有功效。另外提到教區會議令人頭痛的事，其中情形，非我們局外人所能知道。徐公所言雖甚簡略，但語重心長，參與其事者當知所警惕，却無須怨恨或恐懼此「殘簡」的出版。

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